

【步履寻章】

心路湖景

□张行方

我居住的小区依山傍水，北面的山叫“凤凰山”，南面的湖叫“凤凰湖”。刚搬来那年，这里还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，随处可见荒弃的农田和旧村舍。给我装修的师傅说：“挺好的！虽然位置有点偏，风水肯定错不了。”

装修师傅所言倒不是出于迷信，而是另有所指。2006年，人们在旧村改造时，意外挖出一处古代人类居住遗址，出土了一批文物，其中有陶盆、陶罐、陶瓶、石刀、石铲、骨针、骨锥等器物，还有一些兽骨和碳化的谷物，考古专家断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，说明在距今4500年至3500年间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岳石文化时期，就已经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。古人逐水而居，选择栖身之所，自然要考虑宜居性，被原始先民选中的地方，称之为“风水宝地”，倒也不无道理。

遗址位于凤凰湖北岸，距湖边仅几十米远，考古人员以所在村庄将其命名为“庙后遗址”。我在湖边徜徉，有时禁不住猜想那些久远的史前场景：远古先民如何在此刀耕火种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？如何从湖中汲取生命之水？如何在夜里燃起篝火，让文明之光生生不息……时光随流水而逝，塑造着山川大地的样貌，也改变着这个小小湖泊的形态。

凤凰湖面积不大，呈不太规则的方形，绕湖一周不到两公里。十年前，它和普通的农村小型水库没什么两样，周边环境比较脏乱。七十多岁的老于是“坐地户”，对附近掌故了如指掌，据他说，湖自古就有，原先是个野湖，1958年兴修水利，加固了堤坝，扩大了库容，建成“凤凰山水库”；上世纪70年代又建了渡槽，把水引到山上梯田。如今，水库的用途早已改变，但在凤凰山的南坡，仍有上百米残存的渡槽高高耸立，仿若一段遗落的旧忆。

对于许多人而言，迁居不仅是居住环境的改善，往往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。凤凰湖见证了我的蜕变。过去，我是个特别不爱运动的人，久坐办公室，常年伏案，极少主动锻炼。时间一久，高血压等慢性病就找上门来，身体机能每况愈下。中年之后，一次生病住院的经历让我深受触动，于是下决心跑步锻炼。

第一次跑步是在凤凰湖边。四年前那个夏天的傍晚，我迈出了锻炼的第一步。沿着坑坑洼洼的土堤，我跑得很吃力，只跑了几百米就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嘴里呼出的似乎是铁锈的味道。但信念和毅力使我坚持了下来。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……跑步距离一点一点地延长，我一次又一次地超越着自己。

一条快乐之路，在我的脚下一天

天延伸，也在我的心中一天天延伸。因为跑步，我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，大肚腩消失不见，血压也恢复正常。这个习惯坚持至今，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、快乐和自信。

在我奔跑的颠簸起伏的视野里，凤凰湖也在悄然变化着。随着城市化的进程，它渐渐被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楼群包围，成为一个城中湖。为了提升城市环境品质，当地政府投资，加固堤坝，平整场地，配置了各种公益设施，将凤凰湖打造成一个集休闲、娱乐、运动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公园。

短短几年间，凤凰湖完成了蝶变。一条平坦的环湖步道，宛若漂亮的饰带，将碧玉般的湖面优雅地围起。湖的四周，依据不同的功能划分成几个区片：球类运动区，依次分布着篮球、足球、网球、橄榄球、羽毛球等各类球场；极限运动区，起伏的泵道公园惊险而又刺激，成为小轮车、山地车、滑板爱好者的乐园；儿童活动区，各种游乐、健身及服务设施一应俱全。在各类场地和设施之间，遍植垂柳、樱花、海棠、金鸡菊、粉黛草、欧桦、榉树、元宝槭、白皮松等各种花草树木，绿树成荫，时花不断，点缀着湖滨四季景色。

“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沿着环湖慢道跑步，我有时想起白居易《钱塘湖春行》里的诗句。原本不修边幅的凤凰湖，如今已出落成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美女。湖水澄碧，经常引来红嘴鸥、野鸭、鸳鸯、白鹤、白鹭等水禽，有的在低空翩飞，有的在湖面游弋，有的在水边捕食，吸引人们纷纷拍照。阴雨天，远山幽暗，烟波迷蒙，湖面偶有鱼儿跃起，溅起圈圈涟漪。晴天，凤凰湖宛若神清目明的处子，默默遥望岸上匆匆人影和空中天光云影变幻……

清晨，唤醒城市的第一缕曙光也唤醒凤凰湖，蒙蒙薄雾散去，湖面上映出楼宇惺忪的面容。黄昏，漫天霞光自天际线晕染开来，渐次点亮四周高楼的灯火，迷离的光影倒映在绸缎般的湖面上。一年四季，来湖边休闲健身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大都来自周边小区。周末，是公园里人最多的时候，从蹒跚学步的幼童，到健步如飞的青年，到悠闲漫步的老人，在各自的生活节奏里消遣时光。

秋天，我在湖畔徜徉，站在南岸北眺，顿觉心旷神怡。蓝天白云下，青山、碧湖、高楼、古遗址，构成了一幅旖旎的自然画卷，一道动人的身边风景——这是一处跨越4000年历史的微缩景观：中华古代文明、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三种文明形态，共存于城市一隅狭小的空间内，见证着沧桑巨变，诠释着和谐之美。

□赵奕飒

这趟旅行的起点，是东京，一个我住了五年的城市；终点，是济南，我魂牵梦萦的故乡。旅途漫漫，我们途经北京、西班牙的马德里、瑞士卢塞恩和苏黎世，葡萄牙的里斯本，以及珠海、广州、重庆。细细算来，一个月内，竟在飞机和火车上度过了48小时，整整两天两夜的光阴，仿佛被悬置在了移动的时空里。

许多次，在飞机上于睡眼朦胧间突然惊醒，恍惚中甚至不知自己从何处来，欲往何处去，时空感彻底混淆，分不清在什么时区，将在何地降落，要说何种语言。

我自诩有些语言天赋，从初中起，便能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与母语者聊些家长里短。可这30天里穿梭在异国他乡，即便掌握中日英西四国语言，曾在街头束手无策，情急之下几乎要“手舞足蹈”。正是在这略显狼狈的时刻，我却蓦然领悟，那“语言不通”的瞬间，反倒成了旅途中最为迷人、也最感温暖的注脚。

虽说西班牙语曾有不错的根基，可以与外教无障碍沟通，但因种种原因，高二时便被我放弃。时光荏苒，算下来已是五六年来未曾拾起。此番心念念落地西班牙机场，第一晚却还是露了怯，只敢和工作人员讲英语。

不过，命运似乎成心不给我这个偷懒的机会。当打车到了酒店门口，却像走入迷宫般怎么都找不到入口。夜已深，半夜12点的马德里最繁华的Gran Via大街，人们依旧载歌载舞，丝毫不看不出翌日是周一的迹象。因为是凌晨到达，所有售卖手机卡的店铺都已关门。历经十几个小时飞行的我与朋友，握着两台“失联”的手机立于街头，满心除了茫然，便是深入骨髓的疲惫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我把心一横，走向不远处一位与两位阿姨站在一起的爷爷面前。我绞尽脑汁，从记忆深处打捞起初中老师孜孜不倦让我们背诵的课文，词汇如珍珠断线般一个个蹦出来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在找一个酒店，能帮我们……没有网络……”

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三位看起来严肃、颇有一丝不苟的大学教授风范的爷爷阿姨，却十分热情。爷爷只听我说了句“不好意思”，便立刻拿出老花镜戴上，用醇厚的西班牙语回应：“你说怎么了？”两位阿姨更是二话不说，纷纷掏出手机，一时间浏览器与地图软件齐上阵，使出十八般武艺比对地图，活像两位现场办案的侦探，最终如福尔摩斯般扶了扶眼镜“宣判”：我们的酒店，理应就在此刻所站大楼的背后。

还没等我俩从那份感激涕零中回过神来，其中一位阿姨已率先为我们开路，引领我们走进酒店，直至与酒店前台小姐姐确认无误，方才放心离去。那一瞬间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这个离家万里的异国他乡，似乎褪去了陌生的外衣。

更奇妙的是，交谈中得知，爷爷虽不会讲英语，但他的女儿——其中一位阿姨，竟是在东京出生的。当他听闻我们亦在东京求学工作，眼中顿时满是惊喜，更真诚地夸赞我的西班牙语“讲得真不错”。

听闻我们来自中国，前台那位画着哥特式浓妆、一身黑衣为我们办理手续的小姐姐，眼中闪过俏皮的光，张口便是《一剪梅》：“雪花飘飘……”

我们两个顿时大眼瞪小眼，疑心自己是否还没从飞机的颠簸中彻底清醒，嘴巴却已不由自主地接唱：“北风萧萧……”下一刻，我们已同时笑得东倒西歪。那感觉，就像是数年前从故土飘出的一粒文化种子，竟在今日的西班牙，意外地绽放出一朵温馨的小花。

本以为次日有了电话卡，便可高枕无忧。然而，就在同一条大街上，我



们再次陷入迷茫：打车软件上定位分明，司机却仿佛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。双方足足周旋了五分钟，仍未能捕捉到彼此的踪影。接起司机电话，喧闹的街市如一支喧宾夺主的交响乐，我只能在信号的夹缝中捕捉到零星半点的西班牙语。每当他问及：“你会不会讲英语？”电话信号便恰逢其时地被干扰，几个回合下来，我的语言系统彻底崩溃，却仍未辨明他身在何方。

眼看寻车无果，订单即将被迫取消，情急之下，我再次一个箭步，将希望寄托于旁边一位正在打扫的清洁工姐姐。她扎着利索的丸子头，身着醒目的荧光色环卫服，一见我那求助的眼神，便立刻摘下蓝牙耳机。我只仓促说了“帮我，电话”两个词，她已心领神会，接过电话便流利地用西班牙语与司机沟通起来，清晰地描述着我们所在的位置……

其后的内容我未能听懂，但从她那紧蹙的眉头、不断四处张望的眼神以及最后略显失落的语调判断，八成是不成了。果然，她挂掉电话后对我摇摇头，柔声说：“这个不行了，换一个吧。”

我连连表示感谢，转身又尝试了一辆车，未承想，派来的依旧是同一位司机。上车后，我们相视苦笑，满脸尴尬。好在落座后才发现，司机其实能讲英语，只是方才电话里过于混乱，没有听清。

行程尾声，当我们再度回到马德里，我竟又一次瞥见那位清洁工姐姐，她正在帮助另一群游客打电话，那专注的身影，一瞬间，让我仿佛看到了昨日的我们。这是怎样的一种轮回般的宿命感。

旅途终有尽头，回到济南，故乡的街巷与口音熟悉得令人心安，但马德里的那个夜晚、那些陌生而友善的面孔却时常浮现在眼前。语言的藩篱或许能阻挡流畅的交谈，却无法拦截人类最原初的善意与理解。那是一种无需翻译的通用语，存在于每一个伸出的援手、每一次专注的倾听，与每一个共情的眼神里。

穿行于这个星球各个角落的彼此，带着各自的文化印记与生命故事。科技试图让世界触手可及，但真正让远方不再遥远的，却是这般不期而遇的温暖。它如同暗夜中的微光，虽不耀眼，却足以照亮旅人的前路，让彼此深信：无论身处何方，人与人之间，总有一座桥梁可以抵达。这趟跨越万水千山的归途，让我带回的，不仅是风尘，更是对这份联结的笃信与珍视。